

治河情結之三---重拾舊歡 文席謀 9/12/2004 於洛杉磯。

我對黃河的認識有‘膚淺’面、也有‘自認深刻’面。‘膚淺’的是我根本不曾到過黃河岸邊、沒沾過黃河水。僅在地圖上、飛機上、相片上、電視上偶然見過。網頁上和出版物有關資料看的不多。‘自認深刻’是因為‘一往情深’、憑想像力、分析力、工程常識‘反復思量’，尋求解決之道。如 <管(仲)子> 書中所說：“...思之恆思之、思之而不通、鬼神能通之.....”。實際情形正如我向一朋友所吐露：“...關於治河文章、我僅是以大原則為立論、加上一些不成熟的構想。要成為具體方案、需要很多人的共同研究討論...”。祇是‘見輿薪’而遠非‘明察秋毫’。八月八日接大陸 XXX 先生信後、意識到 <老子> 所說的“多言數窮、不如守中”。才決定“顧左右而言他”。登上網頁後果然又被 XXX 先生見了而來信。也有朋友見後非正式表示意見。衍伸出的意見分兩方面：一仍是與‘治河’有關。另一為引出來討論‘中西文化差異’的大問題。這篇仍是談‘黃河’。希望是‘談黃河’的‘最後一篇’。

XXX 先生認為八月八日來信內容過激烈、未必正確、表示收回。舉出‘愛(國)心’大帽子，勸我不要放棄對‘治河’關心和表示意見。所以我決定以‘重拾舊歡’為題表示接受他的勸告。我的朋友林同坡教授看了我以往‘治河情結’的文章後，介紹他朋友在美國的梁恩佐教授 (Retired Prof. George Leung of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)。梁教授有篇宏文 <從地理觀點認識中國古代文明> 在網址上。我曾仔細閱讀而加讚賞。我知梁教授對‘治河’甚有研究。他‘重‘正本清源’。舉張在黃河上游‘黃土高原’的山溝地帶築堤壩攔阻泥沙。足見‘治河’問題是如何為國人所關注。事實上政府也是在力求解決。

XXX 先生要我不要放棄對‘治河’的關注和研究。我當然不會。我認為這次向‘第九屆國際泥沙會’中所提：已概括了我想的。主要是大規模使用新方法、新設備、加強在河口排沙。配合設法減少水源地泥沙的進入、設法使水庫中泥沙儘可能排到下游岸邊處理、在‘懸河’中掘出 U 或 V 形槽、以改善在較小流量時的排沙能力。最終而長遠目標是：以‘人為動力’和‘自然動力’長時加強河口排沙、使‘排沙率’大於‘進沙率’。有利於‘向海要地’，和根絕‘黃禍’。

梁教授提倡山溝築壩攔沙是一善法、問題是不可能因此而完全斷絕黃河的沙源、而且山溝攔沙壩易有‘沙滿之患’之時、掏空其中集沙加以處理、預見仍是一大工程。雖然如此、仍是值得做的。

關於‘沙源’和流向、我在和一友人所寫 <系統分析中國文化與國情> 一書中有下面一般性的說明：

『... 現代科學家認為太陽系包括地球的形成約為 46 億年，估計太陽總壽命約 100 億年。...地球表面約百分之廿九為陸地。地殼平均有數十英哩厚，之下為岩漿，再下為液態金屬。地殼漂浮在岩漿和主要為鐵水的液態金屬球體表面，受多種動力（包括星球間的引力、地球自轉公轉運動、地球與大氣間摩擦，海洋激蕩，以及隕石的衝擊等）而有「應力」「振蕩」和「位移」，產生陸地的地震、隆起、陷落和漂移，經若干億年而達目前情況，仍在動態改變中。如每年移動一公分（百分之一公尺），十億年可達一萬公里（約為太平洋寬度），如每年昇高一公厘（千分之一公尺），九百萬年可達九千公尺（約喜馬拉雅山高），亞歐大陸互動互擠，印度次大陸向北移頂擠，而使亞洲大陸局部隆起，形成喜馬拉雅山、中亞細亞、蒙古及青藏高原。其東南部的黃河和長江流域地勢向東南傾斜、比較平坦.....。地球的氣象，冬令來自北極，經過北歐，吹向中國大陸的西北季候風含水份少；印度洋中濕空氣為喜馬拉雅山所阻，因而使中國西北部雨水稀少。原始人類焚山狩獵、以樹木為燃料、或雷擊自燃，原始森林漸漸喪失。乾冷「季候風」長時吹削，使中國西北高原沙漠化，塵土降落在陝甘河南一帶形成疏鬆的黃土層。江河泥沙沖積使大部陸地的東部海岸向東延伸、包括東海黃海‘大陸棚架’的形成。約一萬年以前，江南地區受「黃梅雨」影響，仍為蠻煙瘴雨的叢林地域。只有黃河流域的中原地

區氣候溫和，土地肥沃，成為史前人類爭奪中心之一。……』由上述說明可知黃河的泥沙祇能疏導使其填海造地。設法攔阻、祇能短時見效、無法久遠。順天(自然)者倡、逆之者難。自然之理也。

黃河自古挾帶泥沙填補窪地、自海中製造陸地。已有億萬年歷史。供給地面水和地下水利於農作。沖洗地面污染到河川和海洋。那時人類的‘治河’能力有限。人口較少、家庭用具及地面設施簡單、洪水來時走避的損失有限。它要改道祇能讓它改道。洪水過後仍然耕作。人類和洪水既搏鬥又利用。養成勤勞習慣、增益智慧、團結群力、彼此競爭、因而有利於早期人類文明的發展。黃河是中華民族文化搖籃的美譽是這樣得來的。今世和古代大不相同。‘有利的’是今世已具備‘戡天役物’的能力、有更多的智慧和能力來改造自然和役使自然。‘不利的’是大地人口密集、基礎設施繁多而造價昂貴、我們已不能讓黃河任意改道。也不能容許中下游河床隆起、喪失排污，削弱排沙和排洪能力。以上是我對這問題的基本見解。

下(10)月在宜昌舉行的第九屆國際泥沙會、我原擬參加、但因我內人患病轉劇、我可能不能參加。上述論文將在會中出現、代表我參加作說明。希望能獲得先進們的批評指教。